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70

19 Nov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七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16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37〕：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c)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418/A

下午3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37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2/23(Part VII); A/AC.109/920和Corr.1）
- (b) 秘书长的报告（A/42/732）
- (c) 第A/42/L.17号决议草案

主席：我建议关于这一项目的发言报名截止今天下午5点为止。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现在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阿努斯先生介绍委员会的报告。

阿努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报告员：作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特别委员会报告的第十章（A/42/23(Part VII)），这一章的内容是委员会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审议情况。

特别委员会对上述领土局势进行审查时以大会1986年11月25日及1986年12月2日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实施情况的第41/40号和第41/41B号决议为指导方针。

特别委员会听取了三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士的发言。 阿根廷常驻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联合王国代表团没有参加委员会对这一项目的审议。

特别委员会在8月14日的第1327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项目，此后通过了由智利、古巴和委内瑞拉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载于报告的第十章第13段。在上述过程中，委员会回顾了大会1960年12月14日的第1514(XV)号决议以及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其他决议。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国际上广泛支持阿根廷与联合王国就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谈判，但是，仍然没有开始实施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

因此，委员会敦促两国政府恢复谈判并重申坚决支持秘书长就这一问题再次进行斡旋工作。

辩论过程中所做的发言载于委员会第1327次会议的逐字记录(A/AC.109/7 PV.1327)。

卡普托先生（阿根廷）：我在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强调了虽然某些冲突仍在继续或扩大，但在国际缓和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因此，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近达成的谅解以及中美洲当前在和平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解决重要问题和加强《宪章》原则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认为，这些事例不是独立或偶然的事实，而是一种正在增长的寻求和平谈判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趋势的共同表现。

自然，在这样一种越来越有利于对话和磋商的情况下，某些政府坚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其冲突确实显得不符合天时地利。这种态度从政治心理上来讲越来越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普遍的希望和感情。

我遗憾地向大会报告，虽然联合国不断发出呼吁，秘书长作出了有价值的努力，但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至今未就公正、永久解决马尔维纳斯问题恢复不可缺少的实质性的谈判。造成这种不正常局势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拒绝遵守大会第41/40号决议。

值得记住的是第 41/40 号决议和大会最近作出的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其他决定只限于请求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开始进行谈判，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和永久地解决两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所有问题。那些决议没有提前判断谈判的结果，相反，它们向双方提供了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可能性，提供了特别广泛而灵活的双边对话条件。这些声明所包含的建设性方法不是为了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为了促进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坚定、负责和持久的基础上达成和解。

值得一提的还有第 41/40 号决议得到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其中包括联合王国的亲密朋友和盟国。这种绝大多数的支持符合这样的普遍信念：大西洋西南地区的现状不利于这一地区未来的稳定和繁荣。只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主权争议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地区的局势从根本上来讲将仍然处于危险和不稳定的状态。

这样强调并不过分：国际上广泛拥护立即在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就一个不确定的议程进行直接谈判，反映了对阿根廷要求的尊重和理解。

很多国家——不仅是拉丁美洲地区——的政府都支持阿根廷对我们与联合王国一直引起争端的领土享有的主权。不结盟国家运动明确支持我国通过谈判收回该群岛的权利。这并非是一种偶然或仅仅为自然区域或政治声援的后果，而是反映了支撑阿根廷事业的坚实的历史和法律论据。

阿根廷自马尔维纳斯群岛独立直到被占领的一刻一直都对该群岛行使有效的权利。基于该领土是根据实际占领地保有权合法原则而从西班牙手中继承下来的，这主权在法律上一直得到保证。根据这个原则——其实际意义与在非洲实行的边界不可侵犯性原则相同——拉丁美洲国家根据古老的殖民行政划分确定了殖民领土的边界，并继承了对这些领土的主权。在殖民时期，马尔维纳斯群岛从属于西班牙并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

阿根廷在独立之后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行使其主权。我国政府揭示官方当局，并以大量努力，进行一项人口计划，以便能够确立对该领土的有效和持续占领。同时，阿根廷还正式通告国际社会自己对该群岛的主权。对这一根据当时惯例而生效的权力的确定未受到任何国家政府、包括英国政府的质疑。

英国在1825年通过双边条约承认了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伦敦根据这项条约正式承认了阿根廷的独立。当时，联合王国对阿根廷领土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保留意见。联合王国尽管以前曾承认阿根廷的主权，但在1833年却用武力占领了该群岛。

同时，该群岛原来的阿根廷人口遭到驱逐，而且自从1833年起，阿根廷人被禁止在该群岛定居或拥有财产。

因此，事实很明显，从技术上讲，该群岛居民并非是大会议决第1514(XV)号决议所指的殖民时期居民。而如果他们被认为是这种居民的话，我们就会遇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即成为非殖民化基本支柱的自决权利，就不是用来结束殖民局势，而是使其继续合法化。

自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由1965年第一次出现在大会的议程之上以来，阿根廷在殖民占领之前的主权，这一占领的非法性以及目前该群岛人口的特征等问题就得到大会应有的审议。因此，本机构的有关决议表明结束该群岛殖民局势的唯一方法是解决阿—英关于该群岛主权的争端。

这一立场恰当地考虑到了马尔维纳斯问题的特殊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再者，它还完全符合第1514(XV)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及1975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大会和国际法院都明确承认领土完整的原则在那些殖民占领影响到独立国家主权领土的问题上优先于自决的原则。马尔维纳斯群岛明显属于这种情况，我再次重申，该群岛在被占领之前，属于阿根廷共和国的充分和有效的主权范围之内。

阿根廷共和国从未承认联合王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占领。自1833年以

来，我们多次正式对这一占领提出抗议，并要求把该领土归还我国。今天我们再次采取这一行动。

全体阿根廷人民都抱有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威奇群岛的目标。我们将坚持不懈地继续争取说服联合王国，使其认识到放弃这属于我国的领土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将使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的手段。

在此，我要指出，阿根廷政府自其1983年取得主权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并以实际行动表示它坚决保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与联合王国之间的未决问题。我们多次邀请英国政府恢复根据大会有关决议进行的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谈判。同时，作为该政策的一部分，我们还充分支持秘书长在完成第41/40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赋予的斡旋任务中所作的宝贵努力。我们多次指出，我们愿意认真地、在灵活的范围内以及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解决这些双边问题。

同时，我们还不断指出，该群岛现有的居民状况应当以充分满足他们利益的方式解决。我们还一直愿意设想必要的措施，以在公正地解决对主权的争端范围内保证岛民的生活方式、利益、传统及文化特征不受影响，并保证他们充分行使其个人的权利。因此，我们或许能够进行谈判，并本着谈判应有的正义与慷慨的精神确定国际保证和保障、以及特别规定和恰当的时间表。

我国政府并未以驱逐或对抗之类的话对待居住在该群岛上的1800名英国公民的情况。相反，我们打算完全要尽其满意地照顾其利益，我国这样做的具有道德和法律能力，因为充分尊重其居民的个人特点及文化传统是阿根廷国家本质的一部分。

我们相信，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目前的状况不利于任何一方，因此希望有效地关心这一地区的重要的人类和环境需要。我们之间继续存在的深刻分歧严重影响了我們满足这些紧迫需要的努力。

在这方面，整个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考虑。首先，我们

要努力避免会加剧大西洋西南地区紧张局势的事件发生。其次，我们要避免可能掠夺本地区生活资源的行动。这两个问题对该区域的整体安全及其居民的利益具有深刻影响。在最近几个月中，我们一直努力争取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希望，正在执行的建议将取得实际成果。应当着重指出，对这两个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绝不应提前判断任何一方就主权所采取的立场，因为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这一实质性问题方面各自宣布的权利必须明确加以保留。

阿根廷与英国问题的实质当然是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因此，大会要在本届会议上坚持呼吁当事双方尽快开始谈判，以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和最终的解决现有的双边问题，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所有方面。我要强调，为确保马尔维纳斯地区的持久和平、安全和繁荣，恢复这些谈判是必要的。

我还要再次重申，我国政府决心按照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努力推动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并通过谈判来解决与英国之间的问题，这些决议与大会本届会议上的这份决议草案（A/42/L.17）是一致的。

主席：我请巴西代表发言，他希望介绍载于A/42/L.1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

诺格拉·巴蒂斯塔先生（巴西）：我在关于议程项目37的辩论开始时发言，目的不在于重申巴西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我毫不怀疑，出席本届大会的各国代表团已经熟知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我只是想以提案国的名义介绍载于A/42/L.1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巴西热切希望加强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气氛，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我很高兴和荣幸地应提案国的请求来介绍这份决议草案。

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与第41/40号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该项决议在大会1986年会议上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决议草案的案文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它主要是为了在本组织两个会员国之间促成—个谋求共同利益的谈判进程。应当强调指出，这一谈判进程应与《联合国宪章》保持一致，并考虑到秘书长愿意在当

事方有此愿望时，进行斡旋。秘书长的这一愿望已在其报告（A/42/732）中作了明确的表达。在谋求解决争端的背景下，决议草案提到了“按照《联合国宪章》，解决涉及“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决议草案仅仅指名需要进行谈判，而由当事双方选择以它们认为最适当的方法达成相互谅解。

因此，决议草案保持了中立，决不会影响任何当事方的原则立场。决议草案呼吁阿根廷与英国之间达成相互谅解，目的在于实现和平，求得它们之间分歧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国际社会的这些愿望一年比一年更加强烈，1982年以来，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的支持日益加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日益希望阿根廷和英国将找到适当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普遍愿望。我们感到双方正在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而它们更加愿意恢复积极的对话，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达成争端的最终解决。

铭记对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如此珍贵的这一理想，我以提案国的名义请大会对决议草案A/42/L.17给予最广泛的支持。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大会再次召开会议，是为了审议损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紧张局势，以创造条件，促成当事方之间的真正谅解，推动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

就秘鲁而言，我们从很早便开始积极支持这项事业，并本着我们的原则立场、我们的公正愿望、我们对历史因素的理解以及我们对真正和持久和平的期望，尽最大可能作出了贡献和努力。

在我们赖以作出调停努力的同样基础上，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辩论，希望同各方合作，寻找办法和途径来推动大会履行其在这一和平工作中的艰巨职责。

我们的立场同样表现在我们非常关注南大西洋地区继续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热点，迫使拉丁美洲自身的安全因该地区的日益军事化而受到损害，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妨碍了该地区的裁军和缓和进程。

大会宣布南太平洋为和平与合作区，这表明它承认需要推动缓和进程，减少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消除冲突热点，并销毁核武器。

在这一点上，大会呼吁尊重该地区各国的民族统一、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与大会呼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不承认以武力或军事占领来取得领土一样，都是意义重大的，因为这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自冲突开始以来必须加以重视的因素。

大会以这一宣言重申了它决心把世界上更多的海洋变为和平与缓和区，保护这些地区的人民不受争端和外来对抗的干扰，因为这些争端和对抗威胁到它们的安全，妨碍了它们的发展，损害了它们的和平共处与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决议草案是以这些想法为基础的，我国代表团准备成为它的共同提案国，因为他谋求使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并谋求在一种公开和坦率的气氛中开始对话，对谈判所必需具备的信心创造条件，以使谈判能够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就冲突取得公正、全面和明确的解决。

我国代表团再次保证它完全支持为达成一项谅解而作出的这一努力。

佩尼亚洛萨先生（哥伦比亚）：我们又一次在这大会里讨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从国际社会被迫给这个阿根廷与联合王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以优先注意以来已经过去5年多了，当时它突然变成了一场武装对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威胁了美洲大陆南部的和平与安全。作为武装冲突的后果，这个群岛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同时稳定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这一事实是同样令人震惊的。

从1982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努力找到办法，使之有可能和平地和明确地解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决议年复一年地通过，但却仍是一纸空文，从未得到实施。这些决议不断地赋予联合国秘书长以斡旋的使命，他不惜一切努力来实现那个目标。然而，这些值得赞扬的努力却未能取得预期的和期望的

结果。如秘书长在他11月10日的报告中所说的，他得出结论，条件还没有发展成熟，使他能够履行大会赋予他的任务。尽管在过去一年中双方都表现出值得称赞的缓和态度和减少紧张危险的明确愿望，但却仍未能使两国政府有可能根据大会第41/40号决议开始对话。

问题的核心依然未变。双方在主权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尖锐对立。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取得一个完全地、得到各方接受的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办法。

阿根廷准备谈判，并表明了他的政治意愿，与联合王国就包括使双方感兴趣的任何问题开始全面谈判。它在1986年11月17日的宣言中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尔后又在今年2月份予以重申。不幸的是，这一主动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王国的积极反应，结果形势陷于一种僵持状况，继续构成该区域紧张的根源。

英国政府于1986年10月制订的关于在大西洋西南部水域捕鱼的宣言给本就很复杂的局势又增加了严重的令人震惊的成份。这个宣言带有一系列有害于阿根廷利益的司法和经济上的影响，可能导致严重地增加南大西洋紧张局势和不安全，正象美洲国家组织和不结盟运动除其他问题外所指出的那样。因此，必须避免为解决冲突制造新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由哥伦比亚联合提案并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在第40/21和41/40号决议的基础上再一次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问题的构架。决议草案的文本使用了不偏不倚的语言，它没有事先裁定各方的立场，而是建议开始一个谈判进程，使之可能根据《宪章》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请求联合国会员国坚决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对它投赞成票。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拉丁美洲。该区域的国家同阿根廷共和国具有共同目标，毫无保留地支持它对这个群岛的主权。不可否认，与联合王国冲突的继续影响了这个大陆的政治气候。非殖民化问题本可以在《联合国宪章》所

提供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却以显然变成了南大西洋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温床，对整个区域造成了影响。

上周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表扬了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国家为推动和平和区域合作所作的努力，敦促所有国家为推动该区域的这些目标进行合作，并不要采取不符合《宪章》和大会有关决议而可能造成或加剧该区域紧张局势和可能的冲突的行动。联合王国对那个决议投了赞成票，因此国际社会相信英国政府将遵循其最优秀的传统和多少世纪以来联系它与拉丁美洲重要纽带立即参加谈判，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平地、最终地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谈判当然包括尼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所有方面。这样将消除一个使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变成一个具体现实的最严重的障碍。

哥伦比亚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使用武力解决冲突的国家。和平解决争端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因此，我国支持通过谈判全面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这项解决方案应当包括能够将阿根廷的权利同该群岛居民的合法权利协调起来的方案。

哥伦比亚再次声明完全支持阿根廷的立场，重申哥伦比亚希望阿根廷和联合王国能够以公正、合法、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哥伦比亚坚信在国际社会的坚决支持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宝贵合作下，将会找到全面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从而对加强世界和平作出极为宝贵的贡献。

古穆西奥·格拉涅尔先生（玻利维亚）：大会在全会上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已达6年之久。对这一问题的审议不应当是重复性的，或是成为日常惯例。但是，由于在争取妥协方面缺乏进展，各会员国不得不再一次审议这个问题。

我愿感谢阿根廷外交部长丹特·卡普特先生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这一问题的背景情况。同样，我愿感谢秘书长，感谢他根据去年通过的大会第41/40号决议向大会提出了报告（A/42/732）。

我们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秘书长一直同阿根廷及联合王国政府保持接触，以便为和平解决该问题提供帮助。秘书长说经过一系列的交换意见，他的结论是目前能够使他进行大会所授予他的斡旋任务的条件还没有充分形成。

同样，秘书长还报告说，联合王国希望同阿根廷建立更为正常的关系，并且认为实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这两个国家各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双方利益的问题上，例如渔业，暂时不去管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和未来的问题，而大会认为这是整个事件的根源所在。

另外，秘书长在报告中说，阿根廷随时准备遵守大会第41/40号决议，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所有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最后，秘书长强调值得赞赏的温和态度和减少紧张局势动机的明确意愿，并且认为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向国际社会所建议的那样开始进行对话。

我国代表团对去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不能不感到遗憾。这个问题正如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团一再重申的那样，不仅仅是阿根廷的事业，而且是拉丁美洲所有人民和政府的事业。在这方面，玻利维亚人民和政府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给予阿根廷以最充分的支持。

玻利维亚的支持表现在这两个兄弟人民之间的团结一致上，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共同命运和地理位置，而且更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遵循共同的国际法原则，特别是否认以武力征服领土的原则。我以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先生主持的立宪政府的名义重申玻利维亚在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上坚决支持阿根廷，我国政府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祖传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

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一道在过去五年来提出了许多决议草案，得到了大会的通过。这些决议敦促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便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争端。这些决议要求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帮助有关各方恢复谈判。

自从四十届大会以来，一些同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都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提出一份决议草案，为解决这一争端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年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是连续第三年这样做了，这为打破僵局提供了机会，玻利维亚代表团希望成为决议草案 A/42/L 17 的共同提案国之一，并请秘书处把玻利维亚的名字加在该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代表团的名单上。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应当欢迎目前这份决议草案，在该决议草案的范围内谈判解决争端。毫无疑问，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应当是外交性质的，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特别是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以二十一世纪流行的看法提出，尽管前提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曾是阿根廷祖传领土的一部分，应当以某种方式归还阿根廷。

有人争辩说该问题有一部分起因于该岛居民及其自决权。我国代表团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十分明确地说，自决是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这条原则在这件事情上不适用，因为该岛的人口是军事占领的结果，这些人被移到该岛上居住是为了后勤目的，成为殖民事业的工作人员，从而建立英国对该群岛的统治。这些人总是觉得他们是英国人，并且希望继续做英国人。他们从来没有争取独立或民族特色，从来不想脱离宗主国，正如过去四十多年来在第四委员会的辩论时所表明的那样。

尽管前面所说的一切，并且根据著名的北美院士约瑟夫·图尔琴教授在 1987 年 10 月最近一期《拉丁美洲研究周报》中所说的那样，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马尔维纳斯问题的真正障碍是福克兰群岛公司的固执行为，他们在英国议会下议院中拼命进行游说。据图尔琴教授说，这一行动的发生正值：

“关于维持福克兰群岛作为堡垒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不幸预言已经变为现实”

之际。

图尔琴教授补充说，这些岛上的居民：

“感到沮丧：岛上居民中酗酒现象迅速增长，移居国外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这位教授所提供的情况，以及这个岛上的居民——其中一些是请愿者——所提供的情况表明他们对过去的失望——这也许是今年没有请他们到这里来的原因——说明了将自决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障碍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很清楚：岛上居民希望有一个在长期内保证他们前途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届时福克兰岛公司已失去了利用殖民剥削谋利的机会。很清楚，在这一方面，阿根廷给岛上居民提供了更好的前景，这些居民目前是殖民公司的雇员，并且不希望返回英国，保障了他们和他们家庭的经济前景并使他们有可能在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象今天这样发挥边际的作用——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边际作用的水平与福克兰群岛公司在其目前投资方面遭受的损失将成比例地增加。

最后，我国代表团本着友好的精神呼吁联合王国当局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中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英国社会大部分人士表示他们希望采取谈判解决的方法。民主的阿根廷政府也表明它们根据世界组织通过的决议致力于和平并希望取得和平。因此，大会应支持决议草案 A/42/L.17，同时秘书长应该履行该决议草案中提到的斡旋任务。让我们希望明年秘书长将报告：各方已为解决这一冲突开始谈判。

图德先生（巴巴多斯）：先生，如果我在大会本届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象我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样向你致敬并对你当选为主席表达我个人的祝贺，那么，这将是我的疏忽。因此，请允许我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祝愿你成功地完成目前担负的重要任务。

我特别欢迎能有机会在今天对这一重要项目进行的辩论中发言，这个问题就是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我有幸作为巴巴多斯政府的一名成员，巴巴多斯政府自1986年6月当选以来还没有机会在这一讲坛上表达它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因此，我觉得现在是我这样做的时候了，因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问题对于并继续对我们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这一问题最近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整个地区为此深感不安。有鉴于此，为解决巴巴多斯视为亲密朋友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寻求一个和平和长久的解决方案成为了我国政府的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

1982年在南大西洋上发生的悲剧性的和徒劳无功的战争给我们加勒比海的许多国家带来了一个自从我们取得独立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最痛苦的外交政策难题。当时，对于我们这一次地区的许多国家来说，当然也对巴巴多斯来说，我们几乎在隔夜之间就看到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小心翼翼进行的外交努力的解体，这一努力的目的是争取从我们地区千差万别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差异中培养一种真正的团结和谅解的精神。

巴巴多斯在危机时刻所采取的立场是有原则的，是基于普遍采用的国际法条文和作为一个很小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岛国的关切之上的，我们认为，干涉和使用武力不应作为解决领土冲突的手段。虽然这一立场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事件所采取的——并着意避免就冲突有关实质问题发表宣言——但尽管如此，在拉丁美洲大陆的我们的伙伴大多没有正确理解我们的政策，造成了极大的误会和紧张局势，我们认为这些将有可能永远使我们的地区分裂。

然而，令人高兴的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此外，在类似的许多情况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悲剧常常是积极变化的催化剂，使人们合理地思考问题，并进行和解。福克兰／马尔维纳斯战争的悲剧促使阿根廷进行了民主变革，并使人们有机会以清醒的头脑考虑一个老问题。对巴巴多斯来说，加勒比／拉丁美洲关系完全崩溃的威胁使我们对重大的外交政策重新进行分析，并最终使我们恢复了与我们本半球邻国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所加强并更加密切。

阿根廷政府在阿尔封辛总统的领导下采取了克制的和妥协的态度并真正致力于和平解决这一冲突，这一切给巴巴多斯留下深刻印象。同样地，我们在不久以前遭受殖民统制的经历使我们对联合王国这一伟大国家在时事所需时表现出政治家风度、灵活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能力深有体会。联合王国在其最近介入的其他谈判中也一贯表现出这些素质，我们现在呼吁它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素质，以便解决这一问题。

我刚才所说的这段经历具有一种我认为是超越地区界线的意义。这很清楚：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在一个国家的青年的鲜血在流淌的时候，而且结局未卜的时候，这一切所产生的往往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战争为变革创造了它自己的动力，这种动力自然地本能地导向愈合，对话和和解的进程。我们希望再次鼓励这两个巴巴多斯的盟友开展持久的双边对话，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问题，这种解决必须使双方政府满意，并反映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利益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双方在一些双边问题上的利益出现了融合；我们认为现存的关系为早日解决政治分歧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发挥关键的援助作用。本组织各成员必须严格避免可能促使观点两极分化或使有关政府的任何一方立场更为顽固的言词和行动。我们必须努力促进有利的气氛，使双方能够为解决它们的分歧继续认真的谈判和使我们集体或单独的斡旋不断帮助两国政府实现上述目的。阿根廷的那些区域盟友和联合王国的伙伴在建立和加强通往持久的双边谈判和高瞻远瞩妥协道路的桥梁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巴巴多斯愿在此方面尽一切可能地给予援助，并重申主动向阿根廷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提供举行进一步谈判的中立场所，如果这被认为是对双方有益的话。

我过去在美洲国家间论坛上曾经指出，关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争端问题，巴巴多斯不采取任何立场，也不对任何问题预先作出判断；因为我们认为，这样作是毫无

道理地干涉两个友好国家的事务。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双方应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困难。其次我们关心的是，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可能使目前局势恶化和导致该地区紧张升级的行动。

各会员国在本议题下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是一项照顾周全和措词温和的草案，巴巴多斯相信，该草案将得到多数的支持；我们诚恳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草案中的规劝。我国政府强烈希望，我们的两位亲密盟友——阿根廷和英国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举行能够导致体面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认真谈判。为实现上述目的，我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和鼓励它们。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联合王国）：我们连续6年在大会内讨论福克兰群岛问题。在这6年中，至少在本大厅内，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基本上进行同样的辩论，对基本上是同样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我原来并不想给大会再带来麻烦，对这一痛楚的争端的早期历史再作一番描述，但是阿根廷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把大会带入历史的迷途中，这就使我不得不这样做。

这位部长现在不在大会堂内，我对此感到很遗憾；他令人惊奇地声称，英国早在1852年就承认了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新独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曾发布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了早期西班牙曾作出过的领土要求；当时，英国政府正式抗议该法令的规定，认为这是践踏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开始的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这一主权从未被放弃过。1832年，英国政府行使其主权，决定在该群岛上重新定居居民；当一艘英国船只于1833年初到达那里时，船长发现少数刚刚到达的阿根廷定居者，他耐心地说服他们离开群岛。

自那以来，除了1982年阿根廷军事当局在该岛统治了不幸的10个星期以外，福克兰群岛一直是在联合王国的公开、持续、有效和和平占有、占领和管辖之下。

福克兰群岛属于英国的时间要比阿根廷成为独立国家的时间还长。

我现在再谈论一下近年的事件，特别是谈论一下1982年对群岛的犯罪行为。在那之前，我们在岛上驻扎了43位士兵，他们不得不抵抗阿根廷共和国大量武装部队的入侵。有一两位发言者谈到了我们现在在那里的武装力量。大会各成员可以放心：我们在那里的部队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他们数目不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我要回顾拉·方丹说过的话：“这头动物”——这里我指英国——“十分顽皮：你打它，它就防护自己。”

我现在回到1982年。那一年，阿根廷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侵略和占领该群岛。在此之后，阿根廷无视安全理事会要求其从该群岛撤军的强制性决议。阿根廷这样做便结束了当时已经准备就绪的谈判，破坏了它过去曾作出的保证，即：福克兰群岛上居民的安全、机构和生活方式将得到保护。对于岛上居民来说，这次入侵是一场创伤性的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阿根廷过去和现在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使得他们对于阿根廷所表白的诚意深感疑惑，这是可以理解的。要他们从惊愕中清醒过来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面对侵略，联合王国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其自卫权利，把入侵者驱逐出去。

我们恢复了该群岛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将别人制造的未来强加于他们头上。

这就是本周进行简短辩论的原因。入侵、占领、解放和遗留下来的持续的不信任。

但是，这一辩论并不是关于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远古留下的根深蒂固的积怨。我们两国多年来曾保持着良好和互利的关系。在阿根廷人民履行自决权的初期，英国曾在帮助他们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感到自豪。许多阿根廷人的祖

先来自英国，他们依然将英国看成是第二个家园：不妨看看因为私事或公务定期前往联合王国的人数。在另一方面，许多英国人对阿根廷有着深刻的了解，多年来，阿根廷曾一直是我们在南美洲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直到五年之前，福克兰群岛问题一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也完全应当如此。这一问题并不曾影响两国间日常的往来，也不曾削弱两国间根本的友谊。

这一辩论也不是关于在1982年的悲剧之后英国是否愿意致力于恢复正常关系。几乎是在阿根廷军队投降之后，我们立刻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主动行动，以恢复同阿根廷的更为正常的关系。早在1982年9月，即冲突结束仅仅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单方面的使该月早些时候就相互撤销财政限制所达成的协议生效。在阿根廷于1983年恢复民主制度仅仅几个月中，在英国的倡议下，英国和阿根廷在伯尔尼开始谈判，以便改善彼此间的关系。1985年，英国单方面的撤销了尚未撤销的贸易限制。前不久，英国政府在作出大西洋西南地区多边捕鱼安排方面曾寻求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便养护和管理这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令我们失望的是，阿根廷政府未能对这些主动行动作出积极的响应。时至今日，阿根廷政府仍对英国的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作法，对英国关于恢复两国间航空服务的建议置之不理。在伯尔尼举行的谈判于1984年夭折，原因是阿根廷方面并不尊重在那之前就如何处理主权问题达成的谅解。阿根廷政府对制定解决捕鱼问题的多边办法极不情愿，同时与苏联和保加利亚达成了双边的捕鱼协定。这促使英国于一年多之前决定在大西洋西南地区建立临时捕鱼制度。

现在，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迹象都令人沮丧。我们于去年十月宣布建立捕鱼制度——即福克兰群岛临时养护与管理区。当时，我们邀请阿根廷政府同我们一道审查在该地区渔业养护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途径。这一邀请得到了反应。自去年联合国大会以来，我们两国政府已经通过美国政府就渔业养护和避免事故的途径交换了看法。这一反应令我们感到鼓舞。就我们而言，我们要在今后在这些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英国和阿根廷两国之间建立更为良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赞成大会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呢？也许，在听取了巴巴多斯外交部长杰出和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发言之后，人们就可以理解，答案并不能在该决议草案所说的话中找到，而只能在该决议草案未能说出的话中找到。该决议草案呼吁就该群岛未来的“所有方面”举行“谈判”，这实际上是就主权举行谈判的稍加掩饰的要求——阿根廷政府已经表明，这种谈判只能有一种结果：阿根廷并吞该群岛。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是福克兰群岛人民完全不能接受的。

福克兰群岛人组成了一个具有其独特特点和相同血缘的社会，其中许多家庭已在该群岛定居了五代或六代，这要比许多阿根廷人的家庭在阿根廷定居的历史还要长。绝不能对福克兰群岛人的愿望置之不理。大会同阿根廷一样，必须承认该群岛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多次表达的意愿：即他们不愿意成为阿根廷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仍然成为英国的一部分，但在地方自治方面作出自己的安排。我今年年初访问了该群岛，不仅拜访了群岛议会，同时也访问了分布在该群岛的许多小社区。他们向我表明了上述意愿。这次访问是一次披露真相、使人耳目一新和令人极其愉快的经历。毫无疑问，福克兰群岛的代表明天上午在第四委员会发言时也将明确的表明这些观点。我国政府对支持他们的选择作出承诺。事实上，根据《宪章》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义务这样做。如果大会投票反对这一基本原则，那就没有遵守这两个文书。

我们分歧的真正原因和根源在于自决权应适用于所有人还是仅适用于一些人。就我们而言，我们毫不怀疑的表明，这一权利适用于所有人，我们有勇气和责任维护这一权利。在场的国家的代表团都应认识到，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意味着投票反对自决的原则。

那么，出路何在呢？我们如何着手解决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这一最具有争议、也许是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呢？阿根廷政府显然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每年举行辩论，最终通过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决议，只要在改善同联合王国的关系方面不作出反应，

只要继续无视福克兰群岛人的感情，最终一切都会象阿根廷人希望的那样发展。

这完全是想当然。与此相反，英国政府认为，我们两国不应也不能立足于过去的误解和敌视。我们对自己对该群岛的主权没有任何疑问。该群岛的人民希望处于我们的主权管理之下。在此和其他地方年复一年的讨论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必须将该群岛主权的问题搁置一旁，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我们准备遵循这一办法，多年来我们为在同阿根廷之间的实际问题上取得进展而反复作出的努力就证明了这一点。直到不久之前，我们的努力一直被挫败。我们希望有确实的理由对未来抱更乐观的态度。

今天在场的许多国家的代表团、也许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同英国和阿根廷都保持着友好关系，热切希望我们两国和平和迅速地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我们了解这些代表团的诚意。对于这些代表团，我只想说：不要支持这一决议所代表的空洞的词藻，应当让有关双方静悄悄但却坚定地努力，以便改善双边的关系。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自大会于1986年11月25日通过了第41/40号决议以来，近一年时间过去了。令人遗憾的是，在本届大会上，我们无法举出任何事实或事件为例，使我们能够希望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秘书长在1987年11月10日的报告中谈到，今年他与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两国政府之间保持了接触，并多次同两国外交部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之后，他说：

“通过这几次交换意见，我认为使我能执行大会所赋予我的任务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A/42/732，第四段）

秘书长在简短的解释了双方不同立场之后，他作出如下结论：

“双方同去年一样表现出良好的克制态度，并且明显愿意减少关系紧张的领域，然而，我遗憾地指出，现在还不能使两国政府开展我以往敦促开展符合

大会 41/40 号决议的那种对话。”（第六段）

这种情况不应该使我们灰心。相反，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以促进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进行广泛的谈判，从而有可能和平地明确地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各方面问题。

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阿根廷政府表示仍然愿意开始进行这些谈判，秘书长在报告中还重申，他愿意为促进执行大会第 41/40 号决议，向两国政府提供协助。

现在需要的是，联合王国，虽然在其他场合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现在应该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复劝告，同意按照第 41/40 号决议的要求，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进行全面谈判。

正如联合王国代表刚才回顾的，在过去，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一直保持在财政、贸易和文化领域的紧密关系，一旦解决了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十分有可能的是，这些关系将得到恢复和加强，这是符合它们相互利益的。

另一方面，撇开阿根廷为支持其对该群岛的主权要求拥有历史上和立法上的权利不谈，在现在，让这些领土维持屈从于远离南美大陆千里之外的大国的附属关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没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十分明显的是，考虑到这些岛屿在地理上最接近阿根廷本土，把这些岛屿重新归属于阿根廷主权之下，就意味着可以更加充分地满足岛民的需要。

在这方面，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居民有自决权的说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阿根廷对该领土的权利不能取决于一些通过占领或武力移居到那里的人民的意愿。另一方面阿根廷反复表示愿意考虑岛民的合法利益。

当然，我们再次表示遗憾，联合王国在 1986 年 10 月 29 日，也就是大会上届会议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辩论的前夕，宣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建立所谓渔业保护区，这给该地区局势带来新的破坏性因素。这个措施是不利于相互信任，

并建立有利于对话的气氛，面对这种情况，阿根廷作出了有克制的反应，这表明阿根廷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争端。

我们希望，随着自上次敌对行动结束以来时间的流逝，联合国进行的不断努力，特别是，秘书长作出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该领土绝大多数人民在过去受英国人的统治，他们将和平地实现独立，香港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使得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希望，联合王国早晚都会作出如下结论，出于其与阿根廷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必须通过对话，我们所主张的对话，来消除一个殖民政权留下的这种时代错误的残余。

为此，我们全力支持由阿尔及利亚、巴西、加纳、印度、墨西哥、乌拉圭和南斯拉夫提出的决议草案 A/42/L. 17，这个草案基本上重申了大会去年通过的第 41/40 号决议的序言和执行部分。

主席：我请阿根廷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我提醒各位，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 10 分钟为限，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 5 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联合王国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方面有必要予以澄清。我指的是自决的标准和其他一些说法。其中有些说法，就其真实性和历史性来说，如果为了支持它的立场提出立法和政治方面的理由，似乎与这次辩论的题目无关。另外一些说法，例如阿根廷对伯尔尼谈判的失败应付责任等等是不准确的，这一点可以从阿根廷方面和瑞士当局当时所发表的公报看出。实际上，我们反复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大会是了解情况的，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明确地讲了这个问题。

然而，我不准备详细地阐明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想集中谈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中的一个观点，在发言中，他解释了联合王国表决时不赞成决议草案的原因。

这些原因正如联合王国的代表所说，决议草案 A/42/L. 17 中提出的谈判对最后结果预先作出判断。

我们反复澄清了这一点。今天，我国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说了如下一段话：

“值得回忆的是，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第 41/40 号决议，以及其他大会作出的决定只不过是要求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两国政府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寻求途径，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平地、彻底地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包括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各方面问题。”

“这些决议并没有过早的判断谈判的结果。相反，它们给双方提供了自由表明其观点的可能性，并为双边谈判提供了极为广阔和灵活的基础。这些声明中充满的建设性的态度不是旨在支持任何一方，而是要在一个坚实、负责和持久的基础上在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促成和解。”（同上，英文本第 4 页和第 5 页）

这些言词也符合阿根廷代表在代表提案国提出决议草案 L. 17 时所说的话。

巴西代表说：

“在寻求解决争端方面，‘根据《联合国宪章》提到了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未来的所有方面’。另一方面，决议草案只提到了谈判的必要，而在取得相互谅解方面，让双方自己选择它们认为最合适的途径。

“因此，决议草案的立场很公正，根本没有影响到双方任何一方的原则立场。发出在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取得相互谅解的呼吁，是为了取得和平，并且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双方的分歧。”（第 12 页）这些话应该能够消除联合王国代表对于决议草案 A/42/L. 17 所表示的怀疑。

主席：由于在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上的发言者名单已经很长，因此，将在星期二下午，在我们审议完了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项目之后，恢复辩论。

下午 4 点 50 分散会。